

21.13

黔江文史資料選輯

第四輯

89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
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

黔江文史资料选辑

黔江文史资料选辑

(第四辑)

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

黔江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辑

政协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

工本费 二元五角

目 录

- 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概要 杨续云 (1)
- 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及廿兵团分监部见闻
任星平供稿 陈方生整理 (44)
- 民国初年黔江军政府概况 龚节俭 (54)
- 国民党黔江县党部组织情况 秦光齐 (59)
- 三青团黔江县分团部简况 秦光齐 (63)
- 黔江县参议会概述 段立生 (65)
- 我对县参议会的点滴回忆...李月波口述 李官禄整理 (78)
- 三多镇选举内幕 李文安 (81)
- 民国时期酸毛乡的一次竞选角斗 李坤生 (90)
- 我目睹的两次抗丁情况 田兴瑜 (101)
- 我当壮丁的回忆 秦宪武口述 陆荣阳整理 (106)
- 民国初年黔江县民团概况 谢世龙 (114)
- 民国时期两河乡的派系斗争 敖应煊 (124)

民国时期石家河地方势力明争暗斗的情况.....	
.....冉隆华 谢廷璞 (130)	
土恶霸龚爹胡的下场.....龚节俭 谢世龙 (147)	
祸国殃民的鸦片烟毒.....高家彦 (151)	
黔江基督教会概述.....梅景桂 (157)	
“文坛”简述.....杨增锡 (166)	
“重庆号”起义.....唐万珏 (170)	
黄行健募兵.....黄代芳 黄代名口述 李华山整理 (179)	
我代理黔江警察局长前后...蔡静波口述 李华山整理 (184)	

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概要

杨 续 云

一、促成边区绥署驻黔江的种种因素

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驻黔江，这一历史背景是错综复杂的，根源还得从刘湘晚年说起。长时间“拥蒋反共”的刘湘，自1935年蒋中央参谋团入川，中共红军长征，经过四川北上，蒋刘矛盾上升，刘即转为“联共反蒋”①，起着根本性的变化，导致以下一系列的演变。

(一) 潘文华坚定不移地跟着刘湘。自1935年蒋中央插足四川后，刘湘所属的高级将领，潘文华、唐式遵、王缵绪，王陵基四人，除潘文华始终站在地方立场，忠于刘湘外，其余三人都先后受蒋收买，因此潘很得刘湘信任，在刘所属各部，具有一定威信。“七七事变”前夕，刘湘曾向潘文华说：蒋介石的话，无论说得怎样甜蜜，都不可信。只有联合利害相同实力集团(主要指中共)与之周旋到底。”这两句话，刘湘死后潘文华一直奉为圭臬，拒绝蒋介石的收买。

(二) 刘湘率部抗日，病逝汉皋。刘湘接受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“七七”芦沟桥事变后，刘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，亲率22、23两个集团军，辖五个军，十八个师，十余万武装，驰援前线抗战。1938年1月20日病逝汉口万国医

院。

三 川康将领反对张群主川。刘湘一死，蒋介石误认为全面控制四川，乃指顾间事，立即发表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，遂引起川军反对张群主川的轩然大波，蒋才意识到川军尚不简单。其时潘文华任二十三军军长，率领精干的基本部队144、147、148师，在皖南前方抗战。蒋介石又误认为潘文华其人重保守、少进取，刘湘生前靠紧刘、不受收买；刘既死，失去凭依，只要饵以厚利、高官，不难入其掌握。于是调潘文华回川，假手潘，达到控制川康的目的。潘遂只身飞回成都，但坚定地站在地方立场，联合邓锡侯、刘文辉进行反控制的斗争。接着邓锡侯接任川康绥靖主任，所辖尚有留川的95军，刘文辉在西康建省成功，任省主席兼24军军长和川康边防总指挥。以“甫系”（刘湘号甫澄，死后人称所部为甫系）为主体，不下二十万武装。但“甫系”内部高层将领觊觎“遗产”（指军队），矛盾日渐突出。

(四)川康进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。蒋介石扩大“甫系”将领间的矛盾，进一步收买二王（王缵绪、王陵基），同时也给潘一定的甜头，促其分化。经过两月余的斗争、折冲、妥协，蒋政权发表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兼29集团军总司令，编成两个军，约五万武装，由副总司令许少宗率领到鄂西北地区抗战。王本人留川执行代省主席职务。王陵基任30集团军总司令，编成两个军，约五万武装，驰赴赣北地区抗战。潘文华任川康绥靖副主任，28集团军总司令，直辖“二王”腾空后的56军，并指挥新17师、新18师、新25师，利用刘湘遗下的武德励进会主任委员的身份，还可支配刘兆黎为省保安处的16个保安团。至此，邓、潘、刘紧密团结，对蒋

坚持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。同时对王缵绪也进行了争取和团结工作。

(五)蒋介石对川康采取稳邓、抚潘、豢王、倒刘的策略。潘文华继承刘湘留川的残余实力后，在川康三集团中拥有的武装首屈一指。刘文辉为人深谋远虑，特别为蒋介石忌刻。于是蒋对川康采取稳住邓锡侯、安抚潘文华、豢养王缵绪，打倒刘文辉的策略。而王亦甘为蒋介石的鹰犬，出卖川康；邓、潘、刘倒团结一致，开展不调和的斗争。

(六)七师长反王。甘作鹰犬的王缵绪，不断向蒋告密，导致1939年8月5日有名的“七师长反王”事件，实际是反蒋，也就是川康反控制的一次激烈行动。结果王缵绪免去省主席职务，驰赴前方专任29集团军总司令。蒋介石自兼省主席，以居高临下的声势，对川康的控制取得一定的进展。但反控制方面，内奸既去，纯洁了内部，加强了邓、潘、刘的紧密团结。控制与反控制，表面一时趋于平静。实际则矛盾暗中转向刘文辉，进行反复的斗争。

(七)蒋介石对潘文华进行一系列要好。1939年1月蒋中央发表潘文华任“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”，绥署设阆中，同时发表潘的长子潘清州任巴山警备司令，新成立两个警备团。不久，又批准在成都玉皇观设立“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行署”，潘驻成都，阆署由中将参赞乔毅夫代行。蒋并唆使孔祥熙、贺国光与潘文华“换把”，尽量拉拢。1940年6月，蒋以四川省主席身份，对四川省银行大量增资，任潘文华之弟潘昌猷为董事长。同年十月张群主川，先后延顾潘的文职干部石体元、陈焕先任省财政厅长和省田粮处长。1941年56军军长郭昌明免职，蒋任命潘兼任该军军长。潘对所给的好处

全部接受，但坚定地站在川康反控制立场，绝无丝毫妥协。

(八) 接受中共中央的统战。潘据刘湘的遗意，要同蒋介石斗争图存，只有依靠中共才有凭借，于1939年4月在成都黄瓦街乔毅夫家接受周恩来同志亲自建立的统战关系②。从那以后，中共长期派有专人驻潘集团联络，如閔署政治部副主任唐午园、閔署及后来的黔江绥署中校秘书甘树人；中共中央曾派权彬文夫妇在閔署历三年时间，开设直达延安的电台；延聘和安排过一批中共党员；掩护和营救过一批中共党员。这一关系稳定地发展到1949年12月9日彭县起义。③

(九) 潘文华拖垮一场地方混战，结下怨毒，遭受严重打击。1944年底，蒋介石嗾使抗日转战到贵州的杨森20军，借口回川西南休整，密邀潘文华支持掩护，奇袭刘文辉。经潘软拖半年时间，致使这一阴谋流产；蒋对潘怨毒到了极点④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，9月9日侵华日酋冈村宁次在南京向我国正式签署投降书，蒋介石即挟此“优势”，下令撤销潘文华28集团军总司令，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，及其子巴山警备司令等职务，并截至9月底，对撤销各单位一律停发经费。潘文华一向虽兼川康绥靖副主任名义，但为了川康内部的团结，全由邓锡侯主持，潘从未过问，这一副职，事实上是虚有其名。至此，只剩下56军军长头衔，对几个新编师不能涵盖；被撤销几个大单位的人事安排，经费开支更无法筹措。潘集团受此打击，非常震动。邓、刘也感威胁，深表同情，但爱莫能助。

(十) 陈诚来蓉整军，潘取得新名义。浙江实力派之一，蒋介石的主要亲信陈诚，这时正取代何应钦的军政部长。时人称陈诚系统为“土木系”（陈由十一师和十八师起

家），与张群、何应钦为首的“政学系”在蒋王朝内部互相争宠夺权，矛盾一向尖锐，陈诚抓住多年来张群执行对潘文华收买政策失败，从而施以打击，趁机以军政部长身份，于1945年9月13日来成都，驻北校场陆军军官学校，主持所谓抗战胜利后的川康复员整军。采取削弱川康实力，籍以压下“政学系”向蒋介石表功。

陈诚一向装模作样，宣称“不送礼、不拜会”，首先主动向潘文华买好，亲赴永兴巷“植苑”串门，拜识潘文华。针对潘身体欠佳，馈赠大量燕窝、鹿茸、人参等高级名贵补品，以示要好。跟随陈多年的亲信高级幕僚方天，亦以陆大同学向潘的参谋长杨续云拉关系。恭维潘在四川很受众望，愿意交为朋友。潘明知张群、陈诚本一丘之貉，但至此逆境，也趁势虚与逶蛇，加以利用。陈诚宣布带来的整编方案，川康各军裁减三分之一，三个军独立旅撤销，共保留三团制师七个。邓、潘、刘同意各军独立旅裁编，邓、刘则要求保持原有九个师番号，但潘文华主张存在八个师。只一星期的反复折冲，结底采纳潘文华方案，川军编成三个军、八个师，每军辖两师，余下两个独立师（新十七、新廿五）归潘节制。

陈诚持此方案飞返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作出最后决定。行前对潘文华表示，负责向蒋建议，给潘的新名义。经时五日陈诚再度飞来成都，宣布把蒋核准的整编方案，交川康绥署执行。同时向潘文华说：“中央已内定您出任‘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，条件是率所辖全部武装集结边区整训和清剿土匪’”。潘据此征求邓、刘意见，咸以为迫处目前环境，只好接受。刘文辉又说：“你本人及所辖武装虽离成都和四川内

地，但绥署所在地决不可远离川境，以利互相呼应。”

(十一)照整编军方案缩编后的潘文华所部。五十六军仍由潘文华兼任军长，杨续云任参谋长。军直属部队有炮兵、工兵、通讯兵各一营，辎重兵一团，侦察和警卫各一连。所辖的163师师长陈兰亭、副师长李元宗(新18师番号撤消，李元宗旅缩编为一个团)；冉良臣、官宝禄、张恒三个团。164师师长彭焕章，副师长潘清州；魏允执、刘仕钧、高守谦(原巴山警备部队缩编)三个团。新17师师长刘树成、新25师师长李根固亦分别编为三团制的两个师。原28集团军的警卫团何銮，准备改称新“边署”的警卫团。剩下三个军独立旅裁撤，编余下来的吴宗国团，潘以武德励进会主任的身份，安排在刘兆黎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长的系统，改称保安第八团。9月28日川康绥署宣布川康各军整编完成。

(十二)边区绥署驻地的讨价还价终于决定黔江。陈诚9月27日第二次飞返重庆之前，两度同潘文华磋商“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”驻在地问题，作了讨价还价的争论。陈提出，首先是湖南沅陵，其次是湖北恩施，再其次是四川秀山。潘始终坚持四川黔江。理由是，上述三地都偏在一隅，惟黔江绾毂川湘、川鄂两公路枢纽，从交通着眼比较适中，旧的公用房舍固然不多，但抗战期中六战区长官部在郊区冷水井和城内外建筑的简易房屋，足够利用，而且后勤机关的兵站支部和后方总医院等尚留置在黔江，正好利用。经过振振有词的争执，陈终于同意了。而潘文华坚持的内心，是接受了刘文辉不可远离川境的建议。这就是边区绥署决定驻在贫瘠山区——黔江的实际所在。

陈诚最后向潘文华说：“我回重庆就催着正式发表你的

新名义”，而且进一步卖好说：“从10月分起发给新‘边署’的经费以照顾原‘阑署’全部人员工资的衔接。部队整编和开拔等经费，按实际报销。”并且表示恳切地向潘说：“毛润之先生上月28日已来陪都，共商国事，当此抗战胜利全国团结的机会，欢迎您到重庆参加胜利后第一个‘国庆节’委员长对您很好，我一定陪您去见他。”潘表示接受这一邀请。

(十三) 潘文华新名义发表，张群丢脸，着意对潘报复。10月2日蒋中央正式发表潘文华为“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”，绥署设黔江。所辖56军、新17师由成都、达县、眉、彭等市县移驻边区；限本年底移防完毕。

张群一向处心积虑执行蒋起码要求分离和缩小川康实力，历时七年没能完成的使命，被陈诚夤缘时会，以两周时间在形式上完成了。陈则大可向蒋表功固宠，同时对“政学系”亦表现踌躇满志的骄傲，相形见拙张把陈莫可如何，却加深了对潘集团的仇恨。其时早已投靠蒋介石的王缵绪新发表“重庆卫戍总司令”，张群马上支持王，就近拉去李根固新25师，且伏下1947年春在黔江再度整军(缩编)进行的打击。

二、移防前各方面的接触和最后安排

(一) 赴渝谒蒋和陈、张纠葛。10月3日陈诚来电，邀潘文华到重庆参加“双十动活”，表示亲自陪同潘谒见蒋介石。潘考虑新命初膺，旧帐庶告结束，亦决定趁此国共谈判，全国团结一致的气氛下，赴重庆同蒋介石见面，正好借

以同各方面接触，观察了解情况，于是五日率同郭建勋赴渝，留杨续云在成都办理移驻边区工作，限各部队12月20日前到达指定位置。陈诚同潘谒见蒋介石，蒋于匆忙中说了几句消释疑团，寄以边疆重任的敷衍话，即告退。算是蒋、潘象断了的桥梁，又重新免强架设起了。

陈诚向潘推荐他的保定同学、浙江同乡、肖山人傅仲芳作潘的副主任。并介绍傅原任“沅陵剿匪总指挥，清剿湘西土匪颇有经验，由于潘的新职务发表，才下令撤销该总指挥部，由傅率领部分人员进入边区绥署”。潘处此拒之不能，只好表示欢迎。实际是陈诚塞入“边署”的“监军”。

其时张群亦在重庆，乘机向蒋中央军委政治部建议，组织一个二百多人、武器、电台俱备的甲种编制政治部，以范龙骧为主主任，塞进绥署。蒋中央还都南京，重庆行辕成立，即与该辕第二处长特务头子徐元举建立垂直关系，串通一气为恶尤烈。尔后驻黔不到一年半期间，加以傅仲芳、范龙骧狼狈为奸，搞了不少坏事，同潘集团开展了一系列斗争。蒋记“国防部”第二厅也不甘落后，于次年春派李克军（广东人）来黔江“绥署”任第二处处长，不过该处成员原是“阎署”的班底，李克军隻身来参加，作恶的能量较小。潘集团应付蒋家的这批大小喽罗，也作了一定的思想和行动准备。

（二）同中共南方局及进步人士的接触。留渝的十天内，先后同周恩来、王若飞恳谈，与程潜、冯玉祥、张澜的互访，受益良多，对当前国内形势，得到进一步了解，促起潘新的考虑和决定。

（三）回成都的几个措施。

①、10月14日潘文华率郭造勋由重庆返回成都，在之前

潘清洲已同历年在潘集团担任统战工作的中校秘书甘树人同志和原“閻署”的全部工作人员早抵成都。潘文华约集杨续云、郭造勋、潘清州在植苑内书房，把逗留重庆旬日的见闻和集团内部情况分别作了扼要的讲话，为了本集团的利益作出当前必须依靠中共的决定。

潘说：毛润之先生一身系天下治乱，他来重庆期间，很多朋友都替他安全担心！11日平安回到延安，大家才放了心。我到重庆第三天见到周恩来、王若飞，使我懂得谈判目的是根据全国人民意愿，争取实现和平、民主、团结，建设新中国。三者的基础在民主，没有民主，和平与团结就是空话。所以共产党首先提出“政治民主化”，蒋介石马上就提出“军队国家化”，中共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引伸“废止私人拥有军队”。很明白，共产党的军队是党军，不属私人所有；蒋介石的军队谁不知是蒋家兵马。就连我们的军队，也是我们的私产。我对“两化”都真心诚意的赞成，没有民主，就没有我们讲话的余地，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。如果建立了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，我很乐意把我现有的三万武装交给国家。相信你们三人满有资格作为国家军官，带领原有部队，所以我很乐意。访问老友程頤云（潜），他告诉我何应钦以陆军总司令地位，狂叫“赤匪不灭，军人之羞”和又在印发《剿匪手本》；八年抗战残破之后，又在酝酿内战。访问冯焕章（玉祥）告诉我说：“蒋介石决不可靠，我就是被他背信弃义搞垮的；相反，共产党很讲信义，同他交朋友以来，没有叫我吃过一次亏”。冯又说：“对当前国共谈判的成效，是悲观的”。这时我耳朵里立刻响起了刘甫公生前叫我“千万记住蒋介石不可依赖”的回声。我同表哥（张澜字

表方)互访几次，他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到：蒋介石对谈判是作姿态，耍手腕，缺少诚意；就连《双十协定》也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。我问张，毛润之先生答中外记者问，不是始终表示对谈判乐观的吗？张说：正是毛高人一筹，表示对蒋介石是信任的，逼蒋拿出诚意的政治攻势，这点对我很启发。同张研究的结果，认为我们独立生存的力量很单弱，只有依靠共产党，从不同的方面共同对付蒋介石。张很赞成我们到边区暂避风浪，继续巩固川康团结，加强内部的掌握整训。我们到山区一切很闭塞，已同张约定密码呼号，无论今后在川，在京，在沪，遥向成都秦少成营监管的电台通讯，代表我们向延安联系。

其次是我们内部的部队情况。我自问有点爱国思想，抗日战争一开始，我就响应甫公号召，把三个基本师尽数开赴苏皖前线，后来被蒋介石通过唐式遵把持过去，这是大家知道的。但现有这三个师武装，续云知道一些，你们两个（郭、潘清洲）不全知道。面临快进入一个陌生的山区环境之前，有向你们彻底介绍的必要。这三个师是七年前继承甫公遗留在四川被瓜分后的残部。三个师早年我曾指挥过，有一点历史关系，但不是首创的部队，拥戴我是利害上的需要，而不是一条心。长期分散担任后方城市治安勤务，精神涣散，生活腐化，暮气很重。我们站在集团的立场，视三个师是集团的私产，但一旦条件具备，我们有化私为公的气魄和决心。三个师长同样把各自的师据为私产，不同的是把拥有的武装专为个人利益服务，不管形势如何变化，他们既看不见，也不理解，反正雷打下来有我在上面顶住。这又是他们三人相同的。他们的社会历练和要求，又各有不同。陈兰

亭年龄和我差不多，三人中资格最老，在四川经过三个军系，最后才投靠“甫公”，自知不是“甫系正宗”，因而精神上与自命为“甫系正宗”的彭光汉（焕章）潜伏下很深的矛盾。其人颇有事故，目的在于当官享乐。他那个师有一团长冉良臣，年轻、有朝气、能打仗，很得陈的信任，只要保证陈有高官厚禄，要他扶持冉作师长有可能，也必待冉任师长，该师才谈得上着手整顿。刘树成年老了，比较有钱，只要有一个养老的名义，愿意把他的师长交给他自己培植起来的年轻的副师长徐正纲。最麻烦的是彭光汉，粗疏冲动，欲奢无能。以“传帮”（远在刘湘任川军第二师师长时在合川开办的军官传习所）一期毕业，随“甫系”的发展水涨船高，1938年晋升副师长，自诩为“甫系”正宗，年龄不到五十，身体壮实。彭自己和“遗老遗少”一些人，认为我是刘甫公的当然继承人，他是我的当然继承人。当了二十多年的军官，尚不懂驭下艺术，经常闹得七翘八拱，还得我叫来“打招呼”，这样瞎碰的人，能够作本集团的继承人吗？当然不能，而且陈兰亭首先表示坚决反对。现在这个师编成两个团，所以叫清洲带着高守谦团（原巴山警备部队两个团缩编成两个营的团）去作副师长，耐心地团结、影响、教导，改变不良积习。到了边区，我决定每天上办公厅，顺势利导，改造部队，但得稳步渐进，不可操之过急。潘把内心话讲完，最后指示说：边区情况陌生，我们既决定同中共靠拢，你三人须得同长驻本集团的甘树人交换意见，研究相互关心的问题。

②杨续云、郭造勋、潘清洲约邀甘树人在新半边街郭造勋家里，对当前形势彼此述说相互的看法，对今后在潘集团

执行新的统战工作，作出简要的口头协定。甘树人同志表示：本据早年罗世文同志争取刘湘的方针，对潘集团培养自上而下的总体友谊，决不零敲碎打在下面挖墙脚。同时提出：对内部和边区的中共党员加以保护。杨、郭、潘表示：对处在集团内部的党员保障绝对安全；但对地方情况复杂也控制不住，而且不便干涉地方行政，对外部的党员只可能的加以关切。对党的武装（这时从秀山方面的朋友获悉，田子方率领的地下武装在边区活动），只要不危及本集团的根本利益，绝对避免冲突。以后驻边区一年多过程，即本此实行的。

③潘文华继承刘湘遗产（指军队）后，任命原刘湘智囊团成员钟体乾为中将总参议，乔毅夫为中将参赞，一向尊为元老，主持大计很受敬重；但潘集团一旦要移驻四省边区则颇不同意。特别是“甫系”“一批遗老遗少”，感到潘离开成都，则失去凭依，尤为不满，潘文华处此须得向钟、乔阐明，不受新命则无其它出路，耐心加以说服，进而通过钟、乔，协同安抚“甫系”遗老遗少。体念钟、乔年岁较大，适宜留在成都，留下秦少成营及电台一部、倚畀钟、乔主持对邓锡侯、刘文辉、张澜和有关方面的联络重任。并安慰刘甫婆（刘周书）和对甫系成员的抚慰。一面指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负责人赵丕体，按月送给钟、乔留蓉所需经费。

④潘向邓锡侯、刘文辉话别，相互表示保持川康七年来反控制的精神，形迹虽离开，继续坚定团结，互为声援。并告之留下钟、乔代表本人，密切联系协商。如遇重大事件，随时由秦营监护的专用电台直达黔江，灵通声气。

⑤令秦少成护卫营监护电台一部，在钟（体乾）乔（